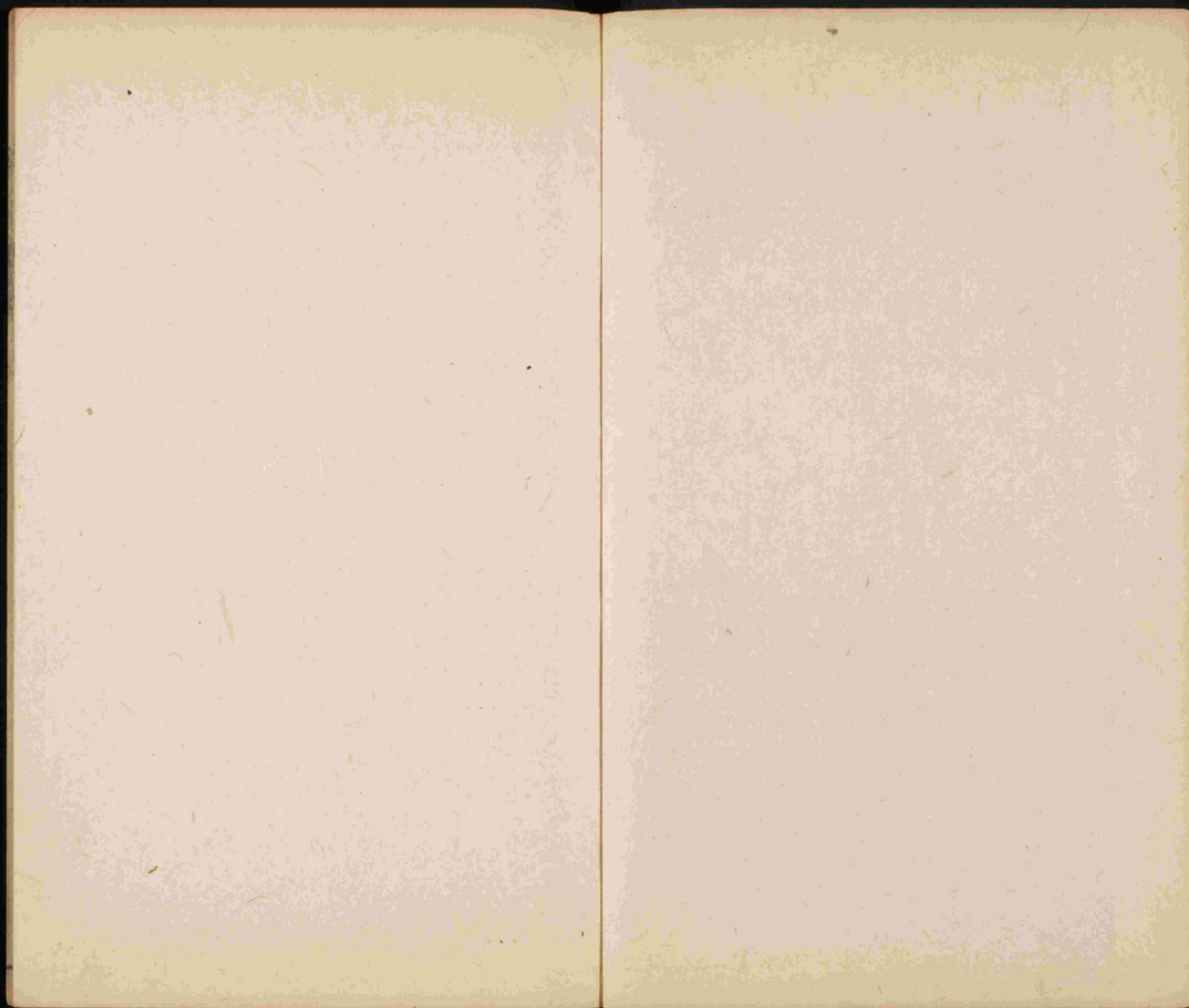


32
127
12

昨非菴日纂一集



昨非菴日纂坦游卷之六

驚濤駭浪。賈豎色變。漁父視若安。瀾峭壁懸。

巖行客車回。樵夫步同平地。噫。忘機以遊。鷗

鳥且自親。人從未有福。乘而怒。飄瓦者。纂坦

游第六。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唐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田留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皆令直入臥內。

謂吏民曰。吾與爾曹爲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相戒曰。田公推至誠待人。當竭死力報之。卒收其用。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

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剖去胸中荆棘。以便人我往來。是天下第一件寬閒快活世界。

不作好。不作惡。隨地是選佛之場。應以馬。應以牛。到處有遊僊之樂。默默無限神仙。從此得饒饒。饒饒千災萬禍。一齊消。忍忍忍。債主冤家。從此隱休休。休休蓋世。

功名不自由

太一真人曰予有經三部共只六字儒誦之成

聖道誦之成仙釋誦之成佛但要體認奉行

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方便三字經曰依本

分

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一毫之拂即勃

然怒一事之違即憤然發是無涵養之力薄

福之人也故曰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有無限

餘味

面前的田地要放得寬使人無不平之嘆身後

的惠澤要流得遠使人有不置之思

苦惱世上悲衆生意氣須溫嗜欲場中對諸緣

肝腸欲冷

好醜太明則物不契賢愚太明則人不親士君

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平賢

愚共受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耳非者集
黃山谷贈張叔和曰。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
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
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郝大通坐橋下不語。小兒輩戲累瓦磚爲塔於
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盛智游世中。出
唐于鵠鄰居詩。巷僻鄰家少。茅簷喜竝居。蒸梨
常共竈。澆蕪亦同渠。傳屐朝尋藥。分燈夜讀
書。雖然在 cities 還得似樵漁。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舩者不無妒念。彼自處順
於我何關。我自處逆於彼何與。究竟思之。都
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曇藏師遇蟒。長數丈。毒氣熾然。侍者請避之。師
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
激發則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蟒按首。
徐行。倏然不見。又有羣盜至。師曰。茅舍有可
意物。一任將去。盜稽首而散。火焚空林。

聞謗而不怒。雖讒焰薰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
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辨。如春蠶作繭。自取
纏綿。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門將。不相能。
雖同席不交言。後儀代爲將。弼恐見誅。乃蹠
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
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
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薦爲節度使。以搗
賊。於是弼權日盛。同居將相。無纖毫猜忌。
多栽桃李。少栽荆。便是開條福路。不積詩書。偏
積玉。還如築箇禍基。

好察非明。能察能不察之。謂明。必勝非勇。能勝
能不勝之。謂勇。

士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
据几正坐。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已矣。見紛
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當上元清明。少

年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卽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爲我者。自若也。

見人有得意事。便當生忻喜心。見人有失意事。便當生憐憫心。皆自己真實受用處。忌成樂敗。何預人事。徒自壞心術耳。

有角求齒。則終身憂不如馬。而不知已有觸虎之資。有翼求足。則終身憂不如獸。而不知已有凌霄之樂。故鳳不慕鶴。竹外無餐鶴。不慕鳳。得魚而止。

胡存齋折節下士。賓至如歸。南北士大夫經其地。無不願見者。每患閤人不爲通。是日苟不出。卽懸一牌於門。曰。胡存齋在家。

耳非者錄
人有才能未必損我之才能人有聲名未必壓我之聲名人有富貴未必妨我之富貴人不勝我固可相安人或勝我亦非奪我所有卽奪我所有亦或其命應得之操心毀壞必得所欲而後已於汝安乎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故涉世之方惟有直道以事人而虛衷以御物

唐時盜發子儀父塚捕之不獲人疑魚朝恩修隙子儀入朝朝廷憂其變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有德卽是有福無機卽是無禍因事卽是處事讓入卽是勝人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弗喻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李

若谷教門生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瘁。和同。則聞命矣。緩安可爲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是忙後壞了。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故少陵詩云。恐過事堪喜。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陸遜籌無不中。嘗謂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吾下者。吾必扶持之。君今氣陵其上。意蔑乎下。恐非安德之基也。恪不聽。卒見殺。

不善飲而喜人善飲。蘇長公深得酒仙三昧。雖能詩而忌人能詩。隋煬帝徒爲詞客。修羅。

邵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各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杯。微醺卽已。興至成詩。自詠出遊城中。則

耳非者第
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
迎候。童稚皆驩。相謂曰。安樂先生至也。或留
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俟其
至。名曰行窩。

青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卽鳥鵲且
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
亦閉戶。垂戾之感。至於此乎。故君子以太和
元氣爲主。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
必顛蹶何哉。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
亦如之。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
韻語答曰。面前徑路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
過客時徑亦荒。眼前滿地生荆棘。彼立已於
峻。可以警矣。

傅大士云。寬着肚皮。須忍辱。放開眉眼。任從它。
處世而欲人感恩。便爲歛怨之道。遇事而爲人

除害。卽是導利之機。

孔子遊泰山。見營啓期。鹿裘帶索。抱琴而歌。問所爲樂者何也。對曰。萬物唯人爲貴。吾爲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士之常。死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沾泥帶水之累。病根在一戀字。隨方逐員之妙。便宜在一耐字。

甌。甌子每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天下事無不可做。惟戒夫利己損人。世間言無不可談。但惡其論長數短。

不盡人之情。豈特平居時卽患難時。求人救援亦當常味此言。

涉世應物。有以橫逆加我者。譬猶行草莽中。荆

棘在衣。徐行緩解而已。彼荆棘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醴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

管寧避地遼東。廬山爲室。避亂者多從之。居鄰有牛暴田。寧爲牽牛。着涼處牧之。牛主大慚。

里中男女共汲一井。爭先有鬪者。寧多買汲器。置井傍待之。旣聞。乃各自悔責。

水流雲在。想子美千載高標。月到風來。憶堯夫一時雅致。

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減三分讓人嗜。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

不可較。如較之。則自小矣。

古今藥石云。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郭元振為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款塞。願和。元振即其牙帳計事。會天雨雪。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即死。其子婆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或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臥營中。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婆葛。兵婆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振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為助喪事。婆葛感悅。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

心誠色溫。氣和詞婉。必能動人。若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合。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有無限餘味。

賊將徐廷光據長春城。馬燧挺身至城下。見廷光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廷光未對。燧曰。爾謂吾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腹。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遂率衆降。

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降。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而并。

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秦王遽命釋囚。引入臥內。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秦王被王世充圍。敬德翼之而出。

困天下之智。在愚。窮天下之辯。在訥。服天下之勇。在怯。少言。不爲人忌。少行。不爲人短。少智。不爲人勞。少能。不爲人役。人知三。在四。少遊。

世有餘矣。

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陳寔乃獨往弔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所活人者多也。

鄭綮爲廬州刺史。黃巢自嶺表還經淮南剽掠。綮移黃巢文牒請無犯郡界。巢笑而從之。一郡獨不被寇。罷郡贏錢千緡寄州帑。後郡治數陷盜終不肯犯。鄭使君寄庫錢。

孔旻曰。怒氣劇炎火。焚燒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擊銅馬賊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將

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
爲銅馬帝云

种世衡徒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崛强郊迎
世衡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
夕雪深三尺左右勸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
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大驚
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
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

獨環不增兵不益糧而武力自振

羊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常稱祜之德量
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抗病祜饋之藥抗
卽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

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荅曰大凡事只得耐煩
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

薛宣爲太守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

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
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
謝宣歸恩受戒者蔡荅曰大凡事只存心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落魄有羣盜攻劫聚飲
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
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
羊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
大杯滿酌而飲取豚肩瓜分爲數段啗之勢
若狼虎羣盜相視咨嘆曰真宰相也他日宰
制天下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
不讓重負而返

虞允則在軍中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
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
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
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
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

委曲實數以對

昨非菴日纂願真卷之七

心如朗月連天淨。養到後名。韁利鎖。慾海愛。
余河總還。烏有先生。性似寒潭止水同。悟來時。
玉洞金丹。交梨火棗。不借白衣童子。昔黃帝。
內視三月。而道成家。有真金無用。殮霞餌藥。
也。纂願真第七。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人生百年爲限。節護可至千歲。如膏之小炷。與

大耳人大言。我小語。人多煩。我少記。人悸怖。我不怒。淡然無爲。神氣自滿。此長生之藥。

有人見三叟。年各百餘。鋤禾莠。拜問何以得此。上叟曰。室內。姬麤醜。二叟曰。量腹。接所受。下叟曰。暮臥。不覆首。要哉言也。

余觀萬物。生老病死。爲陰陽所摩。如膏在鼎。火不熬之。斯須而乾。如燭當風。搖搖然。淚枯燼。非落頃刻。而滅如斷梗。在大海前浪。推之後浪。

疊之。泛泛莫知所屆。又況七情見戕。聲色見伐。憂喜太極。思慮過勞。無百年之命。而作千秋之期。坐膏火之中。而營天地之外。及血氣衰而神明散。安得不速壞乎。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不以脾胃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破除煩惱。二更山寺。木魚聲見。澈性靈。一點雲堂。優鉢影。

辟穀咽津爲上。咽氣爲次。咽津者腎中之水。上通舌底二竅。大有真味。如小兒咯乳。滾滾不止。雖酬應交際。而終日忘饑。若咽氣則閉口住息。身心俱寂。然後可。此不可歲月效也。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菴謂未發之妙。不知本於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息心自冥目。

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故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恐乘危自着鞭。楊誠齋戲色者云。閻羅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思慮之害。甚於酒色。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絕矣。萬病之毒。皆生於濃。濃於聲色。生虛怯病。濃於

貨利。生貪饕病。濃於功業。生造作病。濃於名譽。生矯激病。噫。濃之爲毒甚矣。吾以一味藥。以解此。曰淡。人誰能無慾。但始則淡薄。次則念雖起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嚼蠟而無味。又次則棄念。斯爲工夫耳。古箴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了得便。非貧身外。黃金何足羨。能閑卽是福。世間白髮不相饒。

從靜中觀物動。向閒處看人忙。纔得超塵脫俗的趣味。遇忙處會偷閒。處鬧中能取靜。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

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卽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甚麼銅床鐵網刀。山劒樹也。

多少箴。不知何人所作。詞云。少飲酒。多餽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

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恐
辱多行善少干祿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
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迓之天勞我以形吾
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
之。

莫言婚嫁蚤婚嫁後事不少莫言僧道好僧道
後心不了惟有知足人軒軒直到曉惟有偷
閒人憨憨直到老

腎間動氣金丹大藥也腎雖屬水然居子位一
陽生於子卽真火也至人端坐閉目靜心存
想升腎空氣上蒸脾土勿令下泄脾土溫和
中焦自治膈開能食而生血氣榮衛一身人
生根本實係於此

省費醫貧彈琴醫躁安分醫貧量力醫鬪叅禪
醫想獨寐醫淫痛飲醫愁讀書醫俗此之謂
國手。

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以肉食無
公卿福以血食無聖賢德然則何居而可曰
隨常而已

恬養一日之法鷄鳴後醒睡以兩手呵氣一二
口以出積毒搓熱擦兩鼻傍及熨兩目五七
遍更將兩耳揉捲向前後五七遍以兩手抱
腦用中食二指彈腦後各二十四左右聳身
舒臂作開弓勢五七遍後以兩股伸縮五七

遍叩齒漱津滿口作三次以意送下使五臟
邪火不炎少息因寒溫酌衣服起服平和健
胃藥數十丸少頃進薄粥一二甌壓以蔬菜
起步房中鼓腹行五六十步或禮佛誦經作
西方事或課兒業或理家政就事歡然勿以
小過動氣杖入園林令園丁種植蔬菜芟草
灌花採花插瓶以供清玩歸室閉目定神午
餐量腹而入毋求厚味香燥之物以燻五內

食畢飲清茶一杯。起行百步。以手摩臍。又轉手摩腎堂。令熱。使水土運動。或就書室。或接客談玄母論是非。毋談權勢。或共客享粉麩一二物。啜清茗一杯。起送客行。或共步三二百步。歸或晝眠。起或行吟古詩。以暢幽情。能琴者。撫琴一二操。時乎晚餐。量腹饑。飲酒三五杯。以和百脈。篝燈冬月看詩。更闌始就寢。主人晏臥。可理家庭火盜。生發睡時當服。

消痰導滯藥一劑。湧泉二穴。精氣所生之地。常令童男稚女。摩擦千遍。心頭勿想過去未來人我惡事。惟以一善爲念。令人不生惡夢。榻前時焚蒼朮諸香。勿令穢污。以辟不祥。

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歡骨節和。睡去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

眉上幾分愁。且去觀棋酌酒。心中多少樂。只來種竹澆花。

荒壤悉付家奴。兒女悉付內政。齋內不衫不履。頽然自廢。禁予之足。間予之目。舒予之額。寬予之腹。酒微飲而興酣。書開函而少讀。超然禮法之外。怡然長生之谷。有酒方開。顏無肉不舉。筋顛倒自戕。賊擬將血肉補棄。却囊中金。反收路上土。不見富貴家。未死神先去。

林英以引年致仕。如壯者。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適然。不畱胸中。

有三人皆冒重霧行。一病。一死。一無恙。或問故。無恙者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一友曰。人生譬如一場筵席。飲酒多少不同。同時而散。欲事多少不同。同時而死。予應曰。獨不見有逃席者乎。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中食少。自然睡少。依此。

四少。神仙可了。

會做快活人。凡事莫生事。會做快活人。省事莫惹事。會做快活人。大事化小事。會做快活人。小事化無事。

胃爲水穀之海。脾居中央。磨而消之。化爲血氣。以滋一身。灌五臟。故修生者。不可不美飲食。非水陸畢備。異品珍羞爲美也。要在生冷勿食。麤硬勿食。勿強食。勿強飲。先饑而食。食不

過飽。先渴而飲。飲不過多。以至食體而謁魚。餒肉敗等。皆損胃氣。致疾傷生。欲希長年。此宜深戒。

一老人年七十三。壯如少者。人問所養無他術。平生不習飲湯水耳。人日飲數升。吾日減數合。只沾脣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或冒遠行。亦不念水。可謂至言不煩。

善攝生者。行住坐臥。一意不散。固守丹田。默運神氣。冲透三關。自然生精生氣。形可壯。老可耐矣。

髮宜多。櫛齒宜多。叩液宜常。嚙氣宜清。鍊手宜在面。此爲修崑崙之法。

坐忘銘曰。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諂。無媚。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不苟何懼公堂。

或問慧海禪師。修道何功。師曰。饑來吃飯。困來

眠。曰。人皆如此。何得言功。曰。不同他吃時。不肯吃。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

別業是勝事。稍營戀。亦市朝奇玩。是雅事。稍貪癡。亦商賈杯酒。是樂事。稍拘攣。亦苦海花木。

是清事。稍拮据。亦業障。世事惟偶然者。最佳。偶有醇醪。適心知聚首。偶

有餘錢。適書畫來售。偶欲登涉。適伴侶相約。

真乃快心事。

太醫孫景初號四休居士云。麤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四滿過即休。不貪不妒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煮茗談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相忘。作詩遺僮歌以侑酒茗。詩曰。太醫診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目觀耳聽鼻息口氣大小便俱從前降順也。反

觀內聽納息緘舌返精鍊便俱從後升逆也。人人皆順能逆者有幾。易曰。艮其背其義玄矣。

中牟有趙三翁人問養生之道。荅曰。生爾處乃殺爾處。至言也。

每覓高僧投野寺。竹院松門却得偷閒半日。偶畱佳客坐山房。園蔬家醞且來行樂一時。懶可臥不可風。靜可坐不可思。悶可對不可獨。

勞可酒不可食。醉可睡不可淫。

客喜養魚。或咲曰。若有童心乎。客曰。正以養吾
童。心也。每讀倦。凭欄靜觀。不覺塵火俱銷。

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暖身。未必得年
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
蟠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
必問閒人。

筓空吾實。以典籍。屋漏吾潤。以琴書。腹餒吾飽。
以義理。貌瘠吾肥。以精神。體病吾醫。以陰德。
子孫愚。吾教以義方。

鄭尚書紳告老。堂聯云。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
閒人。養太和。喻尚書茂堅致仕。壽登九十三。
堂聯云。帝賜閒身。居畎畝。天畱老眼。看兒孫。
翟中丞鵬。堂聯云。徒有寸丹。懸帝闕。竟無尺
素。達權門。王中丞幾。堂聯云。偶爾謝上天。富
貴歸來作平地。神仙又有天上有人。扶日月。

山中容我老。漁樵之句。

暑中嘗默坐。澄心閉目。作水觀。肌髮灑灑似有爽氣。須臾觸事前境。頓失故知。境惟心造也。慙慙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晏始開。遊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黨富家發。公道燕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余行年六十。萬念俱灰。故賦此詩。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不可

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香粉骷髏。膿血皮袋。步步促人見。閻羅及至。四大分離。不過憑棺長號數聲而已。明朝淚乾粉漉。又抱琵琶過別舟矣。

俗情濃醞處。澹得下。俗情苦惱處。耐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斯爲學問得力處。

景物何常。惟人所處耳。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

已。原是極淒涼物事。一經點破。便作佳境。彼鬱鬱牢愁。出門有碍者。卽春花秋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李巖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巖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

未嘗不重裘也。而有懼心。則股爲之慄矣。未嘗不列鼎也。而有戒心。則食不下咽矣。未嘗不裋袴也。而有憂心。則達旦不寐矣。

人能從慾怒過後時作想。神自清。氣自平。

邵康節吟曰。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況復近清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暖林園未轉鶯。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多也。況復人間久太平。

鹿養精。龜養氣。鶴養神。那箇先生傳授。精爲衛氣。爲輿。神爲馬。直由元始。周流。

范甯患自痛。就張湛求方。湛嘲曰。古方宋陽里。

子得術以授魯東門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諸賢並有目疾。得此古方。用省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蕪。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近能數其目睫。遠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脣之上。何以曰人中。若以爲人身之中。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目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及二便皆單竅。上三畫陰。下三畫陽。合成泰卦也。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尚健。玩山水。酣文酒。以保天年足矣。乃桑榆已逼。宦術彌濃。未嘗享一日之樂。徒爲僕妾。圖輕肥。子孫作牛馬耳。白樂天所謂官爵爲他人者。旨哉言也。

杜牧之詩。把酒直須拚酪酏。逢花莫惜暫淹留。
假如三萬六千日。半是悲哀半是愁。

祝石林曰。生人通患。髮短心長。石火易陰。河清
難俟。如欲住世。出世須是。知機息機。不與造
化爭權。造化權還之。造化卽與兒孫種福。兒
孫福付之。兒孫抽討物外之間身。夷猶眼前
之清事。尋花問月。兩兩三三。淪茗焚香。魚魚
雅雅。會不必約。禮不必文。詩不必工。奕不必

勝。凡事只求日減。此心直與天遊。不守庚申。
都忘甲子。此亦塵世丹丘。震旦淨土。

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
萬事去心閒。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庭花盛
處涼。鋪簟簷雪飛時軟。布裯誰道山翁拙。於
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
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爲暮年

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
簡靜之樂也。

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盃。空腹。胃虛。穀氣便
利。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爲飲
食之良。又吳子野勸東坡食白粥云。能推陳
致新。利膈養胃。飯無令少於麪。

洪州廉使問馬祖曰。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祖
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衛生歌云。欲求長生先戒性。火不出兮神自定。
木若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還延命。

予鄉有老人九十餘矣。而啖氣不減少。年予問
以服餌之法。荅曰。喫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
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華色充肌。粗快則祇
爲糟粕。填塞腸胃耳。

劉幾善養生。年七十餘。精神不衰。其術惟煖外
腎。其法以兩手掬而煖之。默坐調息。兩腎融。

液如泥滲入腰間。其法至妙。坐時以兩臂掩
眼。觀心動耳聽。神移口談。氣散。予自約日用有
四句云。善惡事都莫思量。出入息渾無拘縱。
常常傾耳凝空照。默默垂簾仔細觀。勤而行
之。不知老之將至。
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
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
得進。

每片弦望晦朔。海水隨爲消長。亦如人身每一
日一夜。血氣一朝於顙門。遇其朝時。卽默默
靜坐。凝定神思。但聞血氣自踵至頂。奔奔湊
理。蔌蔌之聲。如羣蟻相緣。五臟六腑轉動聲
響。內外相應。見乎四體。達於聽官。久之又徐
徐散去。間寂無聲。此亦修行之大端也。
康仲俊年八十六。極康寧。自言少時讀千字文。
有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

心故老而不衰。秋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稿木。黔然黑者爲星。此士大夫通患也。予嘗有多思多憂之患。方壯遽老。方老遽衰。坐此故耶。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止界真人。恩愛牽纏不自由。利名縈絆幾時休。放寬些子。

留餘福免致中年早白頭。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年力康強。問卿攝生有道乎。對曰。無他。臣但能隨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上以爲名言。

昨非菴日纂靜觀卷之八

金張謝而許史乘。轉盼無不銷冰雪。衛霍炎
而竇田冷。回頭皆倏換滄桑。予齒奪用豐足。
殺翼吾子枉費機心。此公只憑記性纂靜觀
第八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徵適寢。二人窗下平
章。一曰。我官由此翁。一曰。總由天上。徵聞之。

甲非補筆
作書遣由此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轉付由天上者。送往明日引注由天上者。得留徵問知故。嘆曰。由天信不誣也。

崔杼弑君。劫羣臣盟於郭外。皆脫劍入。晏子曰。可以回求福乎。直刃摧之。曲兵鉤之。嬰不革矣。杼將殺之。或勸免。趨出。僕夫將馳。嬰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厨。吾命有所制矣。

登高山。下觀城市。如蟻垤。不知幾許人往來。奔走如蜂。釀蜜如蠅。爭血從高望之。真可一笑。山高於城市幾何。已自如此。真仙在太虛下。視塵土。又何翅蟻垤乎。

楊國忠爲相。公卿皆願指氣使。或勸張彖往謁。彖曰。人倚泰山。吾謂冰山耳。日出失所恃也。又曰。此曹皆向火乞兒。火盡裂膚溝中矣。

武后欲圖革命。御史傅遊藝揣知之。帥百姓請
改國號爲周。立武氏七廟。遊藝期年而累遷。
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恰一週。
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冷眼觀之。四時殆。
識語也。

劉伯芻所居巷有鬻餅者。過戶必聞謳歌。召與
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戶不聞
聲。呼問何故。曰本領旣大。心計轉粗。不暇唱。

渭城矣

人生舉眼動步。無非愛着。一宿在外。已念其家。
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無不掛懷。大限到
來。卽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拋去。雖此身亦
棄物也。靜言思之。恍如一夢。

賈似道竄葉李。及似道有罪。而葉李召用。相遇
於道。李贈詩曰。君來路我歸。路天理章章。胡
不悟雷司戶。崖司戶。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

一篇長短句

有盜三人發古塚獲金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俟其至推於崖下一人置毒飯中謀死二人而享其貲飯至一人墮崖二人中毒俱死呼使均分之皆得享富險賊互圖竝致凶死世蹈此豈少哉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苦多操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日中欠伸甚適梅嘆曰暢

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魏宦者符承祖用事親姻爭附以求利從母楊氏獨否嘗謂祖之母曰姊享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以衣服不受曰貧人美衣服反招禍與以婢則曰家無食不能飼也符氏內外號爲癡姨及祖敗有司執二姨至殿庭其一姨伏法魏王聞癡姨貧特赦之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曰大雀不

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黃口，貪食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不得。子顧弟子曰：善驚遠，害利食，忘憂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慎所從。

憂疑杯底弓蛇，雙眉且展；得失夢中蕉鹿，兩脚空忙。

仕途雖赫，常思林下的風味；則權勢之念自輕。世途縱艷，常思泉下的光景；則利欲之心自

淡。

始皇并六國，東游會稽，渡江謂子孫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窺其旁，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芟羣雄，定海內，日夜伺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登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旣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

冷念靜觀智謀其得與乎。則命而歸。其
休怨我不如人。不如我者尚衆。休誇我能勝人。
勝如我者更多。主外。其
謝承祐游京師。見勢利烜赫。快快不樂。歸過寶
雲山中。見野鳧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人曰。
人生如輕塵。依弱草。乃以儒冠拘繫。良可耻
也。其六。國東。初。會。新。萬。世。之。國。

宋太祖受周禪。朝班已定。未有禪詔。學士陶穀

出袖中。遂用之。然心薄其爲人。終身不遷官。
穀一子登第。帝曰。聞穀不善訓子。何能登第。
令覆試之。逢旨而適。取薄。陳平所謂陰禍也。
薛文清云。天下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者
爭此。

權在手時。弄風雨。摧山嶽。自謂誰何。豈知炭愈
焰愈易滅。饒君頤。指呼喝盡。是天地間輪流
物事。借來使用。大限到時。依然隻身。向時性

氣祇增來業耳。故曰得意濃時正好休。

李斯臨刑顧其子曰。吾欲與汝復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小兒發願云。願明月長圓如畫。余曰。使人終無息期矣。詩不云乎。白日若不落。紅塵應更深。纔忙今日轉盼。已是明朝。一到今朝。昨日已成陳迹。筭閻浮之壽。誰登百年生晷。刻之中。勿營千歲。

物莫大天地。日月而子美云。日月籠中鳥。乾坤

水上萍。事莫大揖遜。征誅而康節云。唐虞揖

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人能以此眼界。吞吐六合事。來漚生大海。事去影滅長空。自萬變不動一塵矣。

有村人乘舟採薪。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邊。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缺。故流出。於是推正。以石搯之。先取五百以歸。後率人再往。

竟忘故處。夜夢人曰：錢有主，詎可妄取。向甕
歛以五百，僱爾正之耳。

唐嗣聖中禁屠殺，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
僚杜肅懷一餒上告。明日太后謂德曰：卿生
男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自今召客
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舉，朝欲唾其面。

白居易十居詩云：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厭家貧
活計微。大有高門空鎖宅，主人到老不曾歸。

有書生貧居鄰官庫，因穴入而取錢。有金甲神

叱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書生訪至鐵
冶所，有尉遲敬德蓬首而煨，書生乞錢五百
貫。公怒曰：安得錢侮我耳。生日：第賜一帖。公
笑而浪書與之。生持至庫中，神覽曰：是也。繫
梁上，命如數取錢。後敬德立殊功歸里，勅賜
錢一庫，閱簿缺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
得帖視之，乃打鐵時書也。阿堵有分限，若此。

郭璞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脫一絲布袍。與一少年。後遭王敦之難。乃此人行刑。嘗入廁。欲作法攘禍。爲人見而破壞。數不可逃。如此美味八珍。一飽外無加焉。美錦千襲。六尺軀不能勝也。廣廈萬間。容膝外皆空室也。秦娥越姬。列屋分房。終歲不能遍。遍且病痿死矣。田連阡陌而埋骨。一丘金珠玳瑁。不盡可爲舍也。吾嘗飲濁酒三杯。飯一盂。菜一筋。飽煖而

嬉。從貴介。食鮮聽瑟。歸則腹膨膨。終夜不寧。夫有金沽酒。召客夜燃蘭膏。歌白苧。此豪奢之極也。客退而焚香讀書。語燕窺人流螢。度席此清貴之至也。彼阿堵銅臭。竟何爲哉。嘗見將相大臣。家累萬而惜一錢。經營以遺子孫。令子孫不檢。不再傳。而湯沃雪矣。如世世賢而師吾儉。子傳孫。孫傳曾玄。此田廬金帛。將竟屬誰氏哉。

嘗與高僧登城望一大家歎曰可惜蒲團上數十年坐來底如此斲喪盡了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牆勿令不牢築者釋錘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牆皆是某所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絕人自改換牆固無恙公聞而惕然動心卽日請老噫賢哉工人之言達哉令公之見也

精巧愈甚則人瞰之也愈急是速其敗也價值愈高則人市之也愈難是益其累也況致富多不以道速敗自是常理冷眼旁觀可爲嘆息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否極泰來福過災生此八字閱歷一生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園第爲逸老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有幾乃謀第圃顧何時而居乎吾患位高難退不患退而

無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公在東封回過陝魏野寄詩云聖朝宰相年王旦從東封回過陝魏野寄詩云聖朝宰相年公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此詩求退寇準自永興被召野亦以詩送云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寇得詩不悅後二年貶通州每

題前詩於窗朝夕吟哦

客有稱富貴家者。荅曰富貴如何便稱家也。富貴如以我爲家不應走向他家矣。富貴有時走向他家是以我爲逆旅耳。我亦逆旅一客也。不如暫借一宿。經宿分手空此旅舍。還主人。人謂無人。豈非與爾。爾謂無我。豈非與我。司空表聖預爲壙。故人來者引置內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耶。

大。編。如。山。大。航。如。雲。乘。長。風。而。江。行。宴。坐。嘯。歌。
千。里。一。息。至。快。也。俄。焉。風。雲。四。合。電。雷。怒。布。
舟。師。無。人。色。相。與。顛。頓。號。呼。以。祈。免。於。蛟。龍。
之。吻。回。顧。岸。旁。漁。艇。方。且。依。徊。葦。柳。之。間。濁。
酒。自。勞。醉。臥。艙。底。看。婦。結。網。稚。子。吹。短。笛。亦。
自。適。也。世。途。何。莫。不。然。可。以。一。悟。

東坡謫昌化軍郊行遇雨借農家箬笠戴之着
屐歸婦人小兒相隨而笑邑犬羣吠又嘗負
瓢歌野間有老婦謂曰內翰昔富貴今如一
場春夢里人呼老婦爲春夢婆

沈。酣。世。味。渾。如。酒。蠻。尋。酸。苦。戀。火。坑。一。似。燈。蛾。
赴。燄。爛。臭。底。一。副。皮。袋。說。俊。說。美。名。爲。糞。裏。
鑽。香。好。險。的。兩。字。功。名。說。富。說。貴。真。是。刀。頭。
餽。蜜。

王果謫雅州刺史泊船巖下仰視有一棺臨空
半山乃緣崖觀之得銘云欲墮不墮逢王果

五百年後重收我果嘆曰吾謫雅州固命也
遂收窆而去

天雨透夫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徒曰是車
不久覆矣行數步聞譟聲顧其車已覆徒曰
何以知之透夫曰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濘
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所趣也而車
不量力端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欲能無
覆乎噫禍固有鉅於此

唐趙璟爲入蕃副使旣行謂二張曰前幾里合
有河河邊木下合有一官着驟立旣而果然
二張問何以知之趙曰某年三十已夢此行
亦不當怨時相也

非灾橫禍世人常嘆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自
有說

鷓蚌相持兔犬共斃冷覷來令人猛氣全消鷗
鳧共浴鹿豕同眠閒觀去使我機心頓息

耳非春集卷二
瀛水有二鳥。一類鵠，色蒼喙長，終日凝立，水際不動。聽魚過，取之，名曰信天緣。一類鶩，不問水腐泥沙，必奔走盡索，無一息休，名曰謾盡。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謾盡均度。一日視謾盡加壯，吁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宋郭進建第落成日，列諸匠坐於子弟右。或謂不可，公指匠曰：「此造屋者，指子弟曰：「此賣屋者，何得越序。」識者謂名言。」

王侯將相，甲第如雲。平日開門，賓客擁入。日昃張宴，粉黛成行。道人過之，呵聲雷鳴，不敢仰窺。後數十年，又過之，則蔓草瓦礫，日冷風淒。放牛牧豕之場，皆疇昔歌舞地也。方其盛時，寧知今日。出郭登丘隴，鬱鬱纍纍。王侯邪，廝養邪，英雄邪，騃子邪，是烏可辨。吾想生時爭名射利，孰不規其所難圖，而獵其所無益。一朝長寢，萬慮俱寂。余嘗宿官舍，送往迎來不

知更幾主也。余嘗閱朝籍去故登新不知更幾名也。水陸畢陳始亦甚甘。及臍膺滋苦。不如青蔬白飯。殊有餘味。妖姬變童。極妍盡態。始亦甚樂。及興盡生悲。不如焚香攤書。久而益遠。

鳴騶呵殿。歌兒挈傀儡於場中。揭地掀天。童子弄形影於燈下。遊人戲之。如智馬上。

占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

富貴天不甚。惜惟清福靳焉。猾軟之夫。終身福澤。肥羊美肫。恣所厭飫。體質日腴。屠肆日近。清虛好修者。時加摧抑。名高則物敗。道精則魔試。惡與福會。善與禍期。卒之福盡。遂致沉淪。道亨終爾超越。是造物微權也。

劉生居衡嶽。間之市。從人丐錢。則市鹽酪歸。盡

則更出。富人偶貽一袍。劉受而去。越數日。故
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嘗日出。菴
有門。不掩。旣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後。不
衣。而出。則繫念。因而鎖之。或夜出。則牢關焉。
數日。營營不自適。因悟。以一袍使方寸如此。
脫以與人。此心坦然如初。吾幾爲子累矣。
文帝夢欲昇天。有黃頭郎推之。乃得昇。後見鄧
通。類夢中所見。遂幸之。或相通。應餓死。帝曰。

能富通者我也。於是許通自鑄錢。至景帝時。
被收。卒餓死。或相周亞夫。餓死。後下獄。憤惋。
不食而卒。通以天子富之。亞夫身爲大將。而
皆不免餓命。其可逃哉。

張延賞節度西川。韋臯以門婿被逐。後延賞乞
休。而韋臯代其官。韓侂胄治第。一貴戚方爲
木工。爲之作室。後侂胄籍沒。而木工居其第。
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位高而顛躓。傾危。回

想卑官而受清寧之福。天上矣。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聰明強健。則恨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強健。天上矣。古人云。上方不足。下方有餘。是自在法門也。

王章爲諸生病甚無被。臥牛衣中。向妻垂涕。妻呵曰。朝廷貴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戾。不

自勵而涕。何鄙也。後章至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不聽。書上而下。廷尉妻子皆收。章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

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枯喜辱。休惱。開先謝蚤。此理人知少。萬事筭來由。

命聽自然真箇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
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機巧終
何益萬事付之一咲前程事暗如漆
株守終身必不損吾命所有蠅營狗逐豈能增
吾命所無

恩我爲仇仇我爲恩損益之故孰知其門嚴霜
酷雪草木怒生人自不見歸德春明

中峰老衲咏雪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

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窗猶看玉琅玕
漢張允家富而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聲如環
珮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
墜凍餒而卒

秦皇能築萬里城不能使秦作萬世帝萬世之
帝咸資秦萬里之城萬里之城止護秦二世
之帝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

收下。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不肯舉筋。回家則亂吞。

趙尚書家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謀之。常立契作詩於後曰。乾坤到處是吾亭。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身。

女色多瞞人。人惑總不見。龍麝暗薰衣。脂粉厚塗面。人呼爲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

有蔣孝廉。屢試不第。遂效壘斷之徒。執籌數緡。算入骨髓。雖至親不拔一毛。不數年稱高貲矣。錢神作祟。盜斯劫之。申入寅出。罄卷一空。盜喜携貲。縛牲載酒。賽愿於小雷山。神在湖中。斷岸數十里。惟荒祠一區。羣盜泊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蹤。

跡也。不虞舟師截纜以去。揚帆長往。盜醒覓舟不見。時值嚴冬。凍斃無一存者。夫蔣之財。爲盜積盜之禍。以祈來舟人。偃有之。亦不知所終也。螳螂捕蟬。雀併啄之。雀未下咽而彈射及矣。明眼一觀。毛髮爲豎。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金谷繁華。眼裏塵淮陰。事業鋒頭血。陶潛籬畔菊花黃。范蠡湖邊蘆花白。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良金無艷色。麤衣淡飯足家常。養得一生一世拙。

稱詩者譚征戍。羈旅則佳。譚王侯卿相。則俗。繪畫者寫柴門野店。則清。寫丹楹紺殿。則穢。人去其清且佳者。求其俗且穢者。則物蓋之也。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嘻。扃鎖固。盜賊喜用。明者蔽善。敵者死。地下無衣食之身。而臨絕者。猶勤囑付。林下無

冠裳之用。而既休者。尚事誇張。

漢老人富而嗇。惡衣蔬食。卯起戌臥。營斂無厭。而不肯輕用。有向之乞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至外。纔餘半。尋復囑云。傾囊贍君。慎勿他說。相效而來。後老人竟餓死。

非分之福。無故之獲。非造物釣餌。卽人世機阱。切須猛省。

楚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是聽。聊試洲渚間。所向皆如意。遂謂盡操舟之術。遽謝師。椎鼓犯大險。乃四顧。膽落墜槳。失柁。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倖乎。

紀訓存賞云。前輩樊知縣毅。王司訓輔。余少時聆其言。樊曰。吾歸囊貲。僅五千耳。金繒不及一千。王曰。勿謂學官貧。吾積俸。併諸生餽遺。亦有六百金。樊意恨六千爲少。而王且喜六

百爲多。迨其後也。樊三子不相容。分異六千。金買田築室。悉與三子。子疑父有遺藏。輒不顧養。樊取田數畝。自衣食焉。未穀而糶。未絲而賣。門無五尺童。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愁比卒。葬不成禮。今諸孫皆凌替不振。王四子。伯仲治生。叔季居庠。同居養父。甚懽。暮年。惟花竹爲樂。客至。留飲。盡懽。乃已。無日不開。口咲也。今子若孫。皆置通顯。家聲駸駸未艾。

夫樊財十倍於王。而王受用。顧十倍於樊。子孫賢不肖。又不啻十倍。然則居官者。身且不謀。況能謀子孫乎。靜言思之。可以一悟。

東漢折像父爲鬱林守。多貨財。像感多藏。厚亡之義。盡散貲周親故。曰。吾門殖財日久。今勢將衰。子又不才。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服其識。

一杯酒。留萬世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身行樂耳。

一。遑恤其他。百年人。做千年計。至今誰是百年人。一棺戢身。萬事都已。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貧人之有。有則爲人所貪。濟人之無。無則爲人所濟。

盧杞遇馮盛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只墨一枚。杞笑。盛正色曰。烽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

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刺。三百爲名。利奴當孰勝。已而搜杞囊中。果有三不刺。

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賣亦得善價。

省祭孫邦華謁選。有姊夫亦以省祭當選。挈子偕行。比選得太原府倉官。而華以期遠且歸。

不意姊夫暴卒。華私語甥曰：爾父辛勤已矣。顧文憑見在。盍使我冒爲之。有所得。與爾均分。任滿再考。則以爾父作逃。而我可另選。豈不兩利。甥從之。華甚謂得計。後逃入京。自投文聽選。乃恰補其姊夫之缺。而勢不可復往。遂泣歸。向使不爲僥倖。則太原倉官自在。且不必分所有。以予人也。小人巧於爲謀。而造物更巧於制命。華雖黠。何爲哉。

貧賤一無所有。及臨終脫一厭字。富貴無所不有。及臨終帶一戀字。脫厭如釋重負。帶戀如擔枷鎖。

史彌遠卒久。忽魂氣白晝回家。作詩引咎。有云：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

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惇狎侮三公。有術士曰：儋從

立人尚能北歸乎。雷雨在田上。承天澤也。其未艾乎。宜與直。有蓋棺之義。其不返乎。後悉如言。奸臣播弄。亦似天假之者。子由滿堂。賈似道母嘗設齋。有道士齋罷。覆鉢於案而去。衆取鉢不動。啓似道親舉之。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後爲虎臣殺木綿菴。

五夜清霜收拾盡。許多生意三春麗日放開來。無限殺機。

一衲子對羅近溪云。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鄴城王叟積粟萬斛。而夫妻儉嗇。常粗糲充腸。偶見一客盤飧頗盛。叟問卿有幾財。客云。惟。有本五千。叟大悟。歸語妻爲美飲食。夜夢神。責曰。何得妄食軍糧。後官軍討安慶。緒盡發。叟積餉軍。

白居易刺居處奢詩。開府之堂將軍宅。未造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身是主人心是客。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鳳城園。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儉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墻圍大屋。

趙普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數萬。及宅一成。普時爲西京留守。已病矣。詔詣闕將行。乘小車一遊第中。遂如京師。竟至捐館。不復再

來矣。陳升之治第潤州。極閎壯。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三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

麝之香在臍。逐麝者。麝急則抉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者。以賄亡身。何智不麝若耶。

蚤發者驟受不苦之甘。只安心享福。晚發者備嘗甘前之苦。方勞心造福。

雨將至必熱。雪將作必溫。事有激而成也。火將滅而焰反明。木將枯而盛反增。人將死而精血反盛。不如是不足以耗其生也。治亂安危之理可睹矣。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有買物必求堅牢者。客笑曰。若物比我更堅牢。則物見我壞。若我比物更堅牢。則我見物壞。與其物見我也。曷若我見物乎。

張永嘉當國時。有一教諭入辭。誤用折簡。張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會客至。忘之。文選出。誤謂相君知厚也。踰格轉郡判。一日張忽記臆。召文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高相署銓部。大比羣吏。有典史爲高相故舊。高與諸長吏對簿。見其注老病。曰。甚矯健。呼典史上。典史喜而疾趨。失足仆地。諸長吏

聞聲曰。卽此見是老病。高相語塞。遂去。典史漢恩平侯許伯入第。蓋寬饒賀之。酒酣。仰屋嘆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嚴分宜誕晨。宜春令劉巨塘往賀。有僕嚴辛者。乘間謂劉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隆赫。我何能爲。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無忘今日之托。不數年。嚴相敗。劉守袁州。辛方以賊滯獄。劉公憶昔語。爲減其贓。始得戍。嚴氏父子智不如僕。滿朝縉紳。智皆不如。此僕也。

紀訓存賞云。正德三年。吾鄉旱。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檄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田禾滄盡。吾村頗高。又獨稔。租又得免。且得買各鄉所鬻產。及器皿。價廉利三倍。於是諸家無日不戲劇宴飲。揚揚然樂也。余謂家人曰。吾村當有奇禍。問何也。余曰。無福消受耳。家人不謂然。未幾村大疫。男婦死無子。

遺噫。余言豈無稽哉。大凡越利鬼神所忌。而禍福倚伏。亦乘除之數。況又暴殄天物。邪家人問曰。然則大富貴家。獨永享安樂。何歟。余曰。渠根深福厚耳。雖然。亦須善加培植。迺可不然。自撥其根。將漸銷鑠。百年後。能保常如今日哉。

貧富無定勢。田產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常知此理。不可苦抑賣產之人。詩曰。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焉。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

故違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耳。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夫方其富貴也，琢人之碑以爲碑，毀人之墓以爲宅。旣其衰也，轉而授之人，豈直二氏爲然哉？殷鑒不遠，試靜而思之。

天機至巧，儘你如何算計。那算計處恰爾曲投其機，躲避他不得。人眼至尖，儘你如何彌縫。那彌縫處忽已早落，其眼哄騙他不得。

景帝時，鼂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子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何爲也？錯曰：不如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子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李郤爲漢中太守吏。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郤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

府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郤不能止。請求自行，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果就國自殺。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

富人羅冲者，問嚴君平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何云有餘？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

一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吾以十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君平因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讖，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懿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宋太祖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
新得天下。人心未安。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
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
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微
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翟莊少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弋。或問漁獵同
是害生。而止去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
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鈞。豈
我哉。時人以爲知言。

張翬爲蔡京塾客。師道甚尊。一日呼諸生曰。汝
曹學走乎。諸生曰。先生教但緩行。未聞學走
也。翬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
先到汝家。若學得走。可以逃死。

鳥以山爲巢。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
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宅吉。而制爲
令名。欲門堅。而造作鐵樞。卒所以敗者。非苦。

耳。非者。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

諸葛亮以張裔爲參軍。裔嘗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李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排大臣。卽居之。子岫嘗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而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得乎。





